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三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嚴渭春

庚申四月十七日

受篆當以昔年初復武昌精力志氣實力整飭日夜
不忘在營之危尙不知能勉力支持殘疆否近年吏治
實頹於七年而兵事實艱於七八等年况益以吳蜀
淮潁之禍更加以驕縱之心乎渭春承此艱危其將
何以自修自立連年在鄂知世大亂而有懼心者惟
公與林翼耳今年夏秋之交賊智賊力必全趨於楚

蓋已破吳軍惟楚軍尙在賊之布列皖南皖北江南江北者何止八十萬人以弱者守而以強者上犯多方誤我亟肄疲我楚楚其能獨存乎楚南自成豐四年滌帥起義破賊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七萬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與石逆抗鬪然尙恐其不勝也尙借力於鄂中之水陸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直夫迭奉 專旨與袁會防北竄 廷議願如德興阿一席位晉於淮上也蘇常有事滌帥亦

必奉

命專辦江浙事宜均必攜帶所部前往漢

旨而見責其罪可自恕不顧軍國之急難其自問亦屬無理則楚邊殆將虛矣林翼又何能獨強乎苦於湖北之勇少無可驟募湖南勇多而與湖北官不能通氣揀擇不精雖多無益

廷旨寄滌帥詢

左季高應否仍辦湖南團練等事抑或交滌帥差委滌帥已復奏而左公已入湘中矣弟以軍事不能卽回黃州大約異日或蘄州張家塆或羅田城中也近且日回英山再酌弟有寄雪琴一首抄上軍情賊勢必不出此意料之外可與丹初香雪諸公共籌之弟

之軍事精神思慮多注於往返書札之中其公牘不多見也

致彭雪琴方伯 十七日

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棟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必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間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并力西犯必不盡從南路犯懷桐從北路商固英霍光州分犯楚疆以掣懷桐之兵使之回顧而潰退其分犯之時又必先有

二三枝分犯江西及南岸等處使我兵分力弱可以
大股直犯北岸使之應接不暇蓋旣被吳軍於東必
挾全力以謀楚軍爲期約在秋冬之交公與厚庵兄
幸明以訓我

復范西民 二十六日

澹公忠櫬及其夫人節女之櫬均旋故里弟輓聯有
世治正神爲人世亂正人爲神一室貞魂光國牒大
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年遺恨付胥濤之句
頗悲壯少村奉其庶母並兩幼弟均已避出惟澹公
服官二十餘年身後清况如同極寒之士蓋百餘年

來所僅見者矣蕙公緣事解任特授閩臬
天眷
至隆不過暫時垂翅耳

致江撫毓又坪 二十七日

頃得滌帥來咨四月二十二日圍攻安慶各營盤獲
狗逆信件知賊計窺伺江西兩湖此時蘇常不保下
游之賊必有數十萬人秋冬之間必挾全力上犯多
方誤我必屬意中之事思患預防不可不及時籌畫
也愚見欲保兩湖則先必保江西尤必合江西兩湖
爲一氣乃能外禦悍賊內固邊圉爲今之計應請貴
省精選萬數千人湖南協撥萬數千人約其勁勇三

萬人分扼廣饒兩路併力嚴防則江西之門戶可保而湖南之邊患亦紓其湖南越境協防之師所需餉項應乞咨商籲門前輩酌核辦理夫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查貴省之景德浮梁等處依山爲險應須設立碉堡以補兵力之不足其碉堡不敷之處設立關卡以斷賊蹤林翼七年冬閒於湖北之蘄州蘄水羅田麻城等處勸諭士民捐修碉卡工程尙實而財物歉薄尙須親自巡查彌補闕漏貴省工程精實百倍於鄂儻及時戒備擇要經營必能立收其效規賊勢之所向而隨機以應計無有善於

此者賊情已露端倪時事倍形艱鉅伏惟世叔大人
沈機觀變成算在胸應迅速裁酌施行以固邊防而
維全局實所至企現在張凱章一軍已經滌帥札調
赴江聽候調遣查前任江西九江沈道葆植忠信誠
篤軍民愛戴應請 奏調起用專司防務以資得力
謹另備公牘並硃式圖說咨送冰案

復吳桐雲內翰 二十八日

邇來軍事愈辦愈壞豫中捻逆飽掠三十州縣退歸
老巢又可報肅清一次而豫民財力殫竭生聚已空
其禍將遍及於秦晉畿輔之地蜀寇滋深外奸伺釁

而動石逆伏莽二年狡焉思逞聞近在慶遠逐日操
練不知所向蜀中兵將不能清理土匪豈能過此狂
鋒此次金陵師潰如黃河一決直瀉千里蘇常不保
東南大命將傾京國倉廩必竭真堪痛哭都直夫將
軍迭奉 諭旨進扼江北亟應派撥勁旅裹糧啟
行惟楚軍力分勢單實苦應接不暇耳 廷旨又

命滌帥謀皖南王雪軒中丞又有渡江救援之請滌
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
爲之一振二三年後吳患當少紓耳此閒懷桐進勦
之師前因堅城尙稽進步刻下江南北皖南北之賊

何止數十萬人狗逆逞志於下游秋冬必挾全力從
他途西犯爲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之計尙謀所以應
之若處處頓兵堅城卽成歎著蓋不破援賊則城賊
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
之局弟力疾從戎不寐如故蒿目時艱憂憤萬狀病
體增劇爲之奈何

復多都護 五月初四日

直夫將軍到英山馬隊應如何分撥之處惟麾下請
將軍酌行弟無成見也霍山本係要地不宜空虛麾
下籌畫周詳至爲欽佩夫兵陰事也以收斂固蓄爲

主戰勇氣也以節宣提唱爲要老兄治軍有法謹嚴切實能訓能練禁煙禁賭戒逸樂戒嬾散異日大勳之成屬之閣下矣

致曾沅圃觀察

滌公握符天下事只爭一著耳林翼近亦稍覺壯旺安慶不撤圍而以霆營易之林翼又另派成大吉梁作楫補募以重內防矣此譏於鄂大益惟滌丈兵力尙單凱章到季公霞仙各以六千人到然後滌丈之勢乃壯凡江督之轄境兵事餉事吏事一併總攬然後武惠之名長沙之勛可保也次青以平江人速人

平江路以布遠勢而居東路兼派人造舳板於吳越
爲習流三千派二千人踞長淮清江浦造舳板以通
邗溝均是大作包裹之勢此必欲辦到之事不如此
拘拘不得逞丈之不卽南渡是周公東征恐懼流言
之義此滌丈之遠謀也韋志俊敢戰窮而求歸亦無
他意可請俯待之安慶克復之遲早不必性急秋後
另謀可耳公求以統領自任萬無可諉之理申甫應
調他處一軍不能二統也滌丈當羅網高張取天下
之英才而盡羅致之兵則暫時必應以楚人爲倡爲
綱領耳得手教并城中之信方學凱發之太速此等

事必不能行也。樅陽亦須緩謀。或俟大戰之後，另氣設法。一年再得，亦尙不遲。狗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至南渡機宜，不能出滌丈所謀之外。渡江亦必應迅速以

答 天心而副民望。湖南拉人則須一日一符，莫放手也。滌丈仁慈，不肖強人。今非可緩之時。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總祈與希公商之。以多蓄兵力，預畱活著爲第一義。七八路分擾，亦賊勢賊力之所能辦到也。儻多方誤我賊股，分到七八枝，則亦只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州也。恐辦到力不

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全也姑存於心以待之至大局應一枝出浙江一枝出揚州而南岸分三小枝北岸分謀桐甯廬江三縣以奪巢湖此又一定之理也

復曾滌帥

奉鈞教敬承所示霆營遵示早行撥調續募以彌補其闕之人已行二日矣但爲丈謀僅止霆禮事與由濟額季意城三公之前林翼已兩次函責囑其迅調凱章然猶不足也左公必可由林翼再四邀來昨由驛指定分募三枝一沅辰

川新田人一瀾

陽湘陰等處人道州新田人當以馮昆管理作官得
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也此
處惟求丈時時函致之卽其子病重而任事之心百
折不回斷不致久處鄉閒霞仙處林翼之德意不能
感動且恐爲其所薄非丈函致不能來也應請以待
林翼之法每日一函致之闢得鄉居人不耐煩卽當
投袂而起矣沉公不渡江於鄂局大益丈已握符兵
事可不避嫌吏事餉事斷不可不立界限叔世之人
心好指摘人無遠識無大度丈之所慮是也惟以赤
寫凡凡之才而歸庸妄不肖知林翼札行右仰準此

未免難些且一軍不可二統應卽改歸沉公承當而
以申甫另派他處武惠之平吳肇基於有牌近事亦
頗似之丈可料理定妥將此軍事宜付與沉公林翼
只能自信其不掣肘不作威福而已圍一面以待羣
軍攻克樅陽再謀分守之法次青一軍是平江人決
青用之能服其心次青昨寄湘舫書此番欲從嚴其
言實可笑無論次青萬不能嚴卽能嚴亦做不像武
惠之性必不能如楊越公汾陽之軍必不能爲李臨
淮天定之也用所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
短惟此軍須先底平江路以慰吳越殘黎之心待上

游水陸有機姑蘇毘陵之功可乘隙而成蓋賊固不
料下游之帥亦是上游一氣必以強賊上犯而西驕
養弱賊守子女財帛其不能戰無疑淮陽一軍必應
速謀二李昆季可擇一人左季公劉霞仙可擇一人
林翼常笑崑爲督而不知粵西爲何人所轄根爲督
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機在推諉又可笑
福元修以皖北之撫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
淮北不要以予公路宜其日蹙百里也吳督之任總
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孱病日久近日稍有所
欣故不覺其言之汗漫也至應遵調派之處凡公牘

函商到此開者均無不閱後述行一字不易也

致李希庵方伯

舟載陸師急搗蘇常此爲非常之奇策惟滌丈兵少
大可念湖南若不發凱章一軍則是坤爲吝嗇萬無
足取弟本孱弱奄奄近日因滌丈之督吳又冀幸正
氣可申元氣可轉精神氣象亦且增旺已加函責備
籲季意三公囑其速派凱章馳至徽甯并奏請季高
霞仙各募六千人從江西繼進季高先生於林翼之
言尙有信從之日惟其長子病重飯牛之奇才有所
積之私愛恐不免稍誤時刻霞仙須兄與滌丈設法

招致林翼之心世人或知或不知林翼之德則固不足
足以動人也都將軍來此苦索霆營否則昌營霆營
撥歸滌丈毫無疑義特直夫之意是專索昌營耳昌
營謹飭現在霍山之賊上犯必是多方誤我亟肄疲
我之計老兄一軍如何能八路迎敵賊分六七路而
來我只應以二路專力打之弟是以遲疑不冒撥以
昌營恐空虛此路則楚官楚地罵我怨我爲蘭陔立
夫耳弟欲撥督標趙國香四營都又不從且定索五
月之餉乃肯放手如兄意以爲昌營可撥弟卽撥之
至舟載陸師神妙莫測或卽行決計或俟次青到蘇

州境界李高霞仙到甯徽作鎮然後速起行之可以
驚搖賊心乘勢得蘇州常州而守之或卽以此時作
背水勢而卽行之公與滌公商定爲要

致前敵各營

粵逆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旣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
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
曉諭破其從前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
一法茲付前後告示若干張卽速轉交各路僞職并
張貼通衢俾其家喻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致荆沙宜昌各局

查荆沙宜昌各局征收錢文歷係篋包捆解常有短少數目及夾雜毛錢之弊每到糧臺支發各處不願承領滯礙難行當此軍餉匱竭之時積存數萬串之多幾同廢物殊費周章推求其故實因各局所收釐錢均係錢店經手而報解之款卽由錢店先出兌票包捆包解巧用篋包藉遂其侵漁中飽之計恐飭兩不足則申藏碗礫以求其符弊端日益增重市僧惟利是圖短數參毛是其慣技若非極力整頓無以杜虛冒而實餉需務乞嚴飭經手人精心釐剔妥擬章程嗣後收解鹽課釐金之錢概以實錢上櫃遴派妥

人專管不得假手錢店至起解之時悉解散串用堅
結麻繩兩頭餘長二寸加以紙條蓋戳粘封其上並
督同解員抽查核取實數庶從前積弊一律掃除而
軍餉得歸實濟矣仍望切速函復不勝至企

復多都護 五月初六日

奉惠函敬承指示感誦不去手麾下老謀勝算動協
機宜如趙壯侯條舉羌情算無遺策欽佩萬分滌帥
渡江現擬抽去霆營而留安慶之兵應請麾下及希
公各營概作活兵兼顧四路主戰不主守主剿不主
圍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乃可肆應不窮至余副將

所部昌營都將軍必欲帶去聞賊已定計西犯北峯
英霍六安商固與黃州之羅田麻城黃安孝感漢陽
等縣均空虛無備奈何請公一言爲定速賜示復

與葉介唐

初八日

頃得雪琴方伯來函據云樅陽業經克復狗逆已由
金陵上援此閒目前必有大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
策應惟冀足下行程妥速趕緊招募勁旅迅速前來
營官哨官十長均須久經戰陣實有成效可考者乃
可備選蓋營官不得人則一營皆爲廢物哨官不得
人則一哨皆爲廢物十長不得人則十人皆爲廢物

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足下老成諳練務期認真
抉擇揀派成軍卽日兼程赴鄂共成大功聖切至禱
與安化梁卓軒治賀湘陰張介卿翼邵陽高翔

卿舉 初九日

資湘之閒山水清奇士負剛正之氣秉節艱貞胸次
宏遠近攬德輝中心愛慕久矣鄙人崎嶇戎馬時事
艱難將使天下後世之人謂我楚之竊領軍寄干冒
不韙苦力支撐如林翼者實不足爲吾楚之寵重而
貽父老之羞辱是亦諸君子之所心懼也閣下志節
學行不同流俗聞風思慕如見其人卽望命駕來營

以慰飢渴或兵事餉事吏事惟公自擇其守處而盡其所長南望洞庭心神依向鹿鳴於野鶴鳴於臯古誼可接我勞如何

致吳幹臣 十一日

余會亭各營都將軍必欲調往揚州僅足下千餘人駐紮樂兒嶺勢成孤立狗逆定計秋閒上援其來必速楚邊均苦空虛無備目今宜收斂固蓄以近守爲是鄙意擬請足下移紮新鋪溝堅修二壘高大堅深如城并於前七里之土地嶺左路大坳右路蘇家坑設關設礮設卡每日各派一哨輪流把守五日一換

班以均勞逸則英山羅田蘄州蘄水之門戶可保而
鄂省之邊患以紓先此奉商惟足下妥酌速卽稟復

致栗仲然廉訪唐蔭雲觀察

包錢之弊實利奸商而礙軍餉前已另備公牘矣卽
求妥速另議實力整頓公知楚餉欠虧之深者也應
如何節汰如何另籌如何捐輸凡可利軍餉之政求
指示如吳事之一決千里楚禍亦且不測湖南去年
事急亦派捐七十萬兩今年鄂事急於湖南應按縣
按府派紳交捐何如刻下鹽課釐金不旺軍餉已虧
至百餘萬兩轉眼卽恐飢潰而援揚州援蘇州之都

會二軍均於此閒今餉本年既前後三次撥葺撥蕭六千人援浙撥昌寧六營與都憲禮與會共計二萬人矣新軍以彌縫其闕樅陽幸得是速賊而使之西犯也鄙人之力竭盡無餘而勢不獲已公有何妙策可以保楚示之

致省中諸公

馬隊已撥三起都將軍來咨欲領足四五月另支三月口糧帶去又昌營六營楚中之寶啟程之後照楚軍營制弟意以趙李朱三營與都而都不肯從昌營去弟未必卽無措手之處只可另募應請委解鉅款

交都帶去昌營六營欠餉外約餘二萬兩三萬兩卽
可以到揚州矣梁湘帆自成一軍可爲武漢之防不
必另行添人湘帆最不欺口糧乾淨可靠亦得士民
之心成大吉自成一軍爲黃州蓄軍威而作遠勢實
健將亦樸將也此二二人義渠自深知之漢鎮房租取
於房主與客商無損惟房摺須防假造此須出其不
意耳又須密傳局員詢商妥辦之法又州縣稅契官
得者半冊書得者半如何設法提歸軍餉每年可百
萬串或八十萬串或更有加焉者此則奪州縣之利
爲軍用歲取其餘尙不虐民辦法須同牙帖一樣另

行委紳與官爲難是難也請消春印渠丹初密密自
籌樅陽爲安慶之吭已血戰得之弟意覺其與金陵
奪水關相似蓋扼吭而閉一二萬人於城中豈甘受
戮又陳逆王成之妻孥畜產所在乳狗之窩爭之必
力眾人熙熙心以爲危也應請沈思指示以益我不
逮奪樅陽以怒賊分吳兵萬七千人以自弱吾恐楚
之爲吳續耳蕭翰慶陣亡於湖州靈禮旣撥何厚於
滌昌字不撥何薄於都且八奉專旨其後五次
已不聞賤名而嚴責都以速行主憂臣辱之義
何敢以兵分力弱楚疆必危爲請哉天鑒此愚

可也 天不鑿此愚亦可也兵日增餉日絀霍山
一路已空只可上則注重黃州以蓄兵勢英山守卡
而已中則扼守天堂以總包各路不知何如耳籌餉
之事請傳漢鎮司牙釐人密察情形速卽籌議示復

致各帥 十七日

去年之兵勢多部霆營訓營蔣營及滌帥部下萬餘
人均居宿太而撫湘各營一萬八九千人蓄勢上游
隱形山內所以重內防而布遠勢麻城兩路口羅田
松子關黃岡但店蘄州張家塢霍山樂兒嶺石頭嘴
潛山天堂所在均各二千三千五人卽所以預伐

賊謀而使之不違內犯本年兵勢盡趨懷桐而又前
後抽去萬餘人外援不僅黃州無一兵卽天堂爲六
縣之樞紐萬山之包絡亦且空虛無一兵可恃昌字
六營馬隊三起均撥歸都公而霍山之樊籬盡撤又
虛無一人矣兼以水師督率韋軍血戰而得樅陽樅
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分兵之後
賊必西犯乳狗之窩怒則噬人其來旣速其分股必
多惟是討賊以求戰爲心志貴堅苦義當戒備應商
事宜條列於後一樅陽鎮韋軍得之請以韋軍守之
二山請禮堂兄酌撥助守並應請厚庵雪琴選將立營

協同固守更爲穩固由鄂籌餉一安慶圍師前得沅
丈來函深溝高壘可制城賊兼能抽撥以禦援賊老
謀所在援賊破則城賊自窮一禮堂所部請擇形勢
總要之地斂兵據險專禦援賊一希庵禮堂兩軍并
求分顧天堂賊避平原必依山險歷來賊情如此若
果賊踞天堂則懷桐之師芒刺在背而蕪黃之境亦
驚此爲要樞必祈保全應否先由希庵酌撥數營駐
紮衙前以壯士氣而伐賊謀待葉丞兆蘭七月到防
則聲勢稍壯另行抽撥乞酌之一天堂兆字五營頗
能戰事非尋常團練可比已破格獎賞并陸續籌給

軍火矣應飭移并山內堅守關卡鄉民自戰散地古
人所戒鄉兵可勝不可敗且不可使賊窺見其多寡
虛實強弱之數應飭平時并紫山中總要地界而分
派士民巡守關卡凡兵民商賈出入均須號簿路票
以杜奸細有警則大戰仍賴官軍撥援團練五營只
準近戰不準遠期亦斷不可出關卡外三里五里此
有深意當囑各士民凜遵毋違一設險守國古有常
經戒備不虞兵之善政天堂上年倉卒修建關卡係
林翼發銀五百當賊氛緊逼之時尙未博大堅實已
派孫縣丞於五月十一日帶領選鋒營前往督辦加

高增厚務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形勢不便者
應速卽改建務期不日戍功保此殘黎如敢遲違按
以軍令一葉丞兆蘭回籍葬親天堂五營恐其懈弛
已奏調來皖弁飭添募千二百人前來協勦一霍山
昌營將指揚州則霍山之城應咨皖撫派人自守吳
廷華千人不能孤懸樂兒嶺應回英山新鋪溝附近
等處擇要扼守英山門戶收斂固嗇聊固吾國禮左
營林翼作親兵護備一舒輔庭馬隊之在桐城霍山
者應請調入黃州牧養或於武漢黃三府湖地近驛
之處牧養以蓄兵勢由內及外可伐賊謀均祈酌示

一希庵一軍應須駐防天堂儻異日城匪并趨懷桐
正路固可有恃卽賊有內擾變證必須會同留防之
成鎮大吉梁守作楫作內地北防督勦之師屆時再
行函酌一成鎮已添募千五百人梁守添千三百八
十人蕭將衍慶添七百六十人金道添五百人又添
葉介唐千二百人又有韋軍協守樅陽亦不能不酌
以賞資兵較七年八年增至三四倍而餉項日竭湖
北自去冬以來因巴蜀吳越之警變月餉虧至十餘
萬兩釐金日減時勢使然應於漢鎮房租州縣稅契
地方捐輸之類急思籌補以救時艱一梁守應駐漢

陽楊店等處可兼顧武昌如江西腹地有警再行改
駐南岸成鎮應駐黃州巴河等處均重內地之勢一
羅田麻城黃安蘄水黃岡之關卡礮樓平時須十人
臨警須三十人實力巡查其州縣奉行不力者司道
速爲更易特參示儆一武漢黃德襄各府均應講求
守城之方邊城選擇能守能兵效死不去之員請司
道速卽密察另有札行以上今年之事惟南岸有曾
督帥一軍迎剿可恃北岸則當引近憂而爲遠慮矣
思議所及如有可採乞速示復如應改正亦祈批明
總之霍山一路已棄置不顧空虛無人只可於天堂

撥湘軍作鎮於英山作卡房稽查然今日之兵又增於九年餉項頗同於六年事體艱難增兵一節殊爲可慮或謂兵不可增然乎否乎兵多則餉少固屬可憂然吳事可鑒楚當速謀尙乞先期指示戒備補救

致省中諸公

憂患之深寢食均廢獨計揚州之鹽場與裏下河之米尙是東南一綫之造非余際昌之才不能保此一路惜都公不能發揮旁通耳然京旂大員之握兵符者求如此謹慎亦不可得弟意兵如人之精氣不可不分用陳臥子入股所謂萬物莫不以見用於人爲

悅也此理可發鬼神天地之秘又人身剝喪者不壽
閉塞者亦未必盡壽仍是以川流不息日新又新爲
進德之階知此可言兵乎

致書局牙釐局文案

梅村果臣二老均以前三稿爲不謬弟如荒陋老諸
生試文稍稍成篇便引領望中試官之忌况經梅果
二老之贊詞樂何如耶太空之有浮雲九閭之有虎
豹古今同慨是有命焉吾輩惟義所在勇以自決可
耳梅村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
八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爲滌公謀卽不盡爲

滌公謀至言滌不握督符而僅握兵符萬餘人已足此卻不然弟欲滌帥一人任天下之危總三江之兵事弟意督符更重於兵符也假以十人握兵符仍無一兵可用是滌誤國而兼自誤不如包攬力任其難難爲是應由徽甯廣德以二萬人速入吳會以一人畱饒廣以一人守徽甯以一人趨浙江造水師以一人率萬人出揚州造水師其夾江兩岸之事如彭如楊如李如多暫交不肖代管爲異日會合進攻四梁山之本必如此然後吳事可謀也若諉之於人又必十年無成鮑之驍果余之忠良弟五六年精力所

注心念揚州之鹽米尙是我 國家之命根都公迂
謹無才畧尙是近帥之不敢放肆者都未必能強余
而行余亦未必爲都所使然不以好將好兵謀淮揚
亦自問不忠 主憂臣辱之謂何天下惟無精衛
愚公故事至於此若一念之差而貽楚北以不守之
禍則林翼一人之罪也應以勒捐開架并提收稅契
如辦牙帖等衰弊之政搜括無遺錐刀之末亦且爭
之故古人薄事功而貴道德吾以救時不得盡喻於
人也可請香雪文若密議之

致曾滌帥

山人謀山中事心專一而多苦得公與希公言稍慰然此中亦不能一一盡如尊指仍望訓正一大致趨重第二路希公禮堂與陳逆戰最久二公之本領陳逆畏之陳逆頗知兵事必不如此之愚若如此之愚則三十萬賊亦尚可勝也或先分數枝旁擾內犯待希公兵分而後起而謀桐亦當慮及至桐城之退而無險可據不如靜待鈞見應遵一林翼總在山中城中無論何如二三千人儘可自救自堅當如所示遵行并講求守法一霍山城余際昌與吳廷華均言形如釜底應守應棄尙煩明眼有特識人往看再酌一

霍山卽不守而英山山徑甚有險處可恃一賊來桐
城必先取天堂以作牽綴疑似之勢賊必依山險以
避官軍之鋒的有可憑非意揣也已發人先行修造
關卡礮樓又添葉介唐二營尊示暫不撥兵應遵示
行謂天堂膚闊非必爭之地似尙不盡然入天堂而
踞之則賊可犯潛山太湖蘄州張家塆又可分作七
八路出山也力守此險是爲至要特緊急在七八月
耳或待介唐至而賊始來較爲省力一商固之米頗
多霍六無米而舒廬之糧可攜五六日亦非賊力之
所不能內地蓄勢較爲可恃卽公與希議以舒公爲

隊游牧黃州爲穩愚見各營不動是必應遵示辦理
之事而內擾商固必應待變症果現然後以希庵全
力赴之其第三路小警小變不可妄調希庵恐申賊
計恐分希公之力則第三路應否收斂但可堅定如
備不聞不見矣如應仍前擴充希庵仁者林翼亦半
是煦煦恐到緊急時分心分力不成大功耳然此時
已覺負霍山之殘黎不能自克仍望酌之吳事如此
焦勞楚事尙絮絮不休知丈舍楚也敢行南渡則非
大事不敢瑣陳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
給鄣公鹽場之鹽裏下河之米尙是一綫命根知余

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故家風
規視勝視周視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
劾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恕林翼願排衆議
而予以余將卽遵明示也惟糧臺萬不能清欠餉已
日夜飛催之并飭吳覲臣等挪他營款日借墊十餘
日卽可抖轉然尙須五六日乃成行也揚州亦丈泊
非水師不爲功可請奏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
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閒如竟以十大
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閒有一人能造水師得
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布蘇松淮揚之閒卽

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尙可爲乎

復多都護

迭奉惠函敬領種切關內圍師不撤貴營仍舊穩紮以制賊入練潭之路則安慶圍師乃能穩固無虞蓋慮極爲周密至弟處所撥八營內有五六營儘可靠而又經閣下訓練成全必皆得力蓋兵隨將轉有必勝之將卽無不勝之兵也趙朱楊李等營尊處現難抽動應如尊示愚見此次援賊必須沈幾細察乃可制其死命安慶是狗窩賊必拚命救護尙乞預爲籌畫然賊情賊勢經老兄謀之必有十分把握也直公

淮上之命欲籌一月之餉而不可得尙難成行籌防
天堂一節弟已奏調葉介唐募勇速來現派孫丞帶
領選鋒營督修礮卡以壯聲援祖庚中丞尙在壽州
無一兵可恃餉項亦極窘手川省土匪本不難於清
理惟苦辦事無人蕭濬川廉訪甫抵成都病歿省中
此軍又難得力鄂餉因蜀亂而竭近日尤甚奈何滌
帥已帶萬人渡江弟移駐黃梅宿松爲是然惟昌營
不去則可如直公將昌營抽調則英霍前路已空弟
只能嬰守英山顧此一處矣李璞階營勇尙有可用
麾下認真挑選另派妥員接帶爲企韋軍應扼守樅

陽兩岸弟已函請厚庵兄酌定矣

致省中及各營諸公

城守爲目今第一急務弟於前月五日致滌帥諸公
一函思慮頗苦滌帥希庵禮堂回信林翼已復滌帥
之稿十二日已抄付文案書局存查矣其後一次林
翼通函思慮相同各處尙未復到大抵居外者輕內
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爲後路而不知是北門之正
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內地不
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從東壩
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而從麻城黃安下

手前事不可深鑑耶爲今日謀楚之大計若留霆留
昌留禮事必不能成敗命也應以好兵應客乃於大
局有濟若調希調多回駐內地勢亦不能討賊乃能
保境前勞可念大局當撐也患貴預防義貴自強只
有力求城守籌兵嬰城以待大援兼嚴關卡礮樓以
杜奸細之法應商事例條列於後一羅田無城而松
子關五斗坳爲大門戶其餘鳳皇關濠濠山等處均
設礮卡除應嚴緝平時以十人巡守警急之時兵力
不及則飭該縣每處添成三十人分巡各礮卡而另
謀三四千團勇守松子關五斗坳團勇主近戰不主

遠戰剽或可稍助聲威潘令才品士民均無惡聲董
戒如能分營千人二千人坐鎮松關以爲平時之稽
查兼樹風聲乃妙此條營務處酌存隨營文案五日
一札催藩臺臬臺均五日一札催以作其氣一麻城
之令平時毫不以守禦爲計去年該縣士民捐錢自
立一營有營有壘有帳房營制如鄂軍章程該令到
任以幕友家丁之言卽行稟撤應由司密察酌訪除
礮卡應由司中查前案并由營務處文案五日一札
一函分別查問外應籌千人專守城池平時督率勇
丁以濬壕修堞爲事閉城并附城要地可仿礮

式作空心小礮臺以便擊賊麻城富庶賊所經過爲黃州第一緊要關鍵麻城不失則黃州各城之根蒂均牢賊不得城則無立腳之地亦無藏身之固其守兵千人應由該縣捐養力本可及也馮郝等紳均曉事明理可以委任用鄉兵則其地風氣頗勇但須官爲擇將耳一黃安礮堡尙未告竣應檢前案司中札行營文案營務處均照辦函催札催勇丁自募儘力壯健但必擇好將乃妥速卽稟復此縣爲黃州漢陽北門之次要亦不可緩也一德安爲名郡應照另札由該處自籌千五百人作守并酌易太守之能兵者

縣令之能否得民心得地財亦當思及一孝感應山
隨州黃陂均緊要除文丞代理已久應飭卸事另有
差委外後任及各任均應照前案函札並行由司體
察一襄陽之樊城與光化之老河口利不在城而在
市捻匪所垂涎已函囑毛觀察董勸速行一鄖陽山
險由省申酌議一蘄水城隍應先嚴礮卡不足者應
速補修礮是空心小礮臺守丁有所恃而不恐則萬
賊入境亦可不走也其城工則須量其事之緩急力
之厚薄可自酌之一黃岡祇馬鞍山有礮應照案速
行一黃州爲城守應派員帶兵駐紮或以馬隊爲游

牧以壯聲威可否另籌經費養此守兵此爲大都要地其向有水師現赴下游協勦不難聞警卽調六七日可到一黃梅地力苦於轉運已三年楚民惟此邑最苦其城可守且在宿太潛之後惟此城是人楚正路可兼通內外上下之聲勢并可於此存軍裝米糧等項擬卽另酌守法一蘄州城瀕江易守尙不甚要蘄州之要在張家塆而天堂包裹其外李牧爲良吏爲將材尙未能定大約是吏材其張家塆及各路舊修礮卡關隘除每日十人臨警二十人盤查挂號外應頒行礮式加修礮座以護邊牆文案營務處速行

之所患者非不足於財也。丈何疑乎？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作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卻，又必乏財矣。

致文案書局糧臺諸君

爲今日之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草薦，而任人溺，洩踐踏之，或可補救於萬一。迫不及待，應速籌思。頌梅村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人增敬。聞玉山自三月至今，每日過萬人流離顛沛，令人鼻酸。然此尙是越人也。吳人則逃東海之濱矣。故議者以急救揚州爲言而

實無其人並無此餉吾輩若不能保鄂則東南西南
七八省之驛報均阻絕不通不止本省之士民他省
之流寓爲可悲矣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
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也知我
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詈之而一寸救人之心則又
于秋萬世不磨者也乞周咨博訪殫精極思之以益
我

致李香雪丁果臣汪梅村蔣文若

去冗官裁額兵是節餉之大政富國強兵之遠謀順
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卽奏言本朝兵多必貧必弱又

乾隆年間阿文成力爭不復名糧嘉慶

聖訓稱

阿文成老成謀國林翼之愚若去塘汛專交地方官
護解餉鞘人犯亦可節去兵額十分之三大約鄭施
三廳之兵窮民依此爲命不可去其餘各兵均可去
軍興十二年兵不能戰有事不能守有警并無可調
可請諸君子考三通及歷朝聖訓并會典之要作裁
兵之議又須奏調數人入營前奏及漏未奏者文若
來時酌定毋忘毋訛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四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葉介唐兆蘭刺史

庚申五月十九日

時事艱難非殺賊不能自立非舉才不能弭亂誦讀
前函忠憤鬱勃足以振浮式靡可敬可佩速旋珂里
料理太夫人葬事迅卽召募前來以資勦辦至營哨
各官必須勇敢廉明胸有方畧者乃可備選是所至
囑席硯香先生弟已另函敦請仍請足下加函禮致
之爲企

致席硯香寶田太守

非常之事必待奇才閣下偉畧冠時雄才濟變前與
印渠中丞奮志討賊剛正果毅風義凜然聞聲思慕
敬愛不忘林翼竊領軍寄勉力支撐刻下吳越殘破
東南精華之地盡爲賊有勢必挾全力上犯謀我楚
軍楚其肝食憂患方始惟自古無不平之賊而賴有
平賊之人閣下誠明至德憂樂關乎天下撫時局之
艱難念民生之塗炭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
楫矣且盜賊充斥之時非比叛國叛藩可以棲隱非
我殺賊卽賊殺我其以手結舌坐聽賊之踐踏乎立

起圖功事尙可爲林翼之愚有志無才渴望名賢羣
力扶持保此殘局得星星之火涓涓之水卽異日勳
臣之一助矣敬懇命駕詣營商度一切或卽由貴邑
招募勁勇來皖勦辦悉惟尊裁敬候高軒

致郭意城縣憲孝廉

奉書具承所示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
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每斷不
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凱章速來滌
軍乃盛季丈卽可率部并帶凱章之勇資以季丈之
謀亦必有濟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頗

不易辦人贊不易知也來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誤
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旨深哉鄙人今春不欲與季
丈抬摺恐傷其氣實則應諫之事應抬之摺均俟之
異日也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儻事經
閱歷必能日進無疆 廷旨欲以督辦四川軍務
寄之季公督辦四川鄂湘受福潤可千里襄辦兩江
善良保全氣類感通蜀亂始生吳亂已極功效又大
不同林翼有私愛於季公此事竟不能爲房杜矣請
質之高明迅速函復爲要

復多都護

五月二十日

奉到惠函具悉貴營近逼桐城賊逆傾巢出撲均經
我軍擊退賊膽必寒賊援必速可以併力一戰而制
其死命矣董算老謀欽慰無似俟援賊來時審察兵
勢賊勢定可合力戰守尊處如應添兵自當臨時斟
酌都將軍准上之行迭奉十餘次廷旨飭楚撥
兵、天意諄切萬不敢違惟都公不諒弟等之苦
心苦境要兵要餉并執意要步隊三千人尙須從緩
補足貴部新前新中兩營應請俯賜調撥尊處之闕
弟必隨時補足也至趙國香告假之事業經備牘咨
復諒蒙鑒察弟意除國香外無能統兵者其人八年

從軍家無餘財雖非驍果沈毅之將尙能處事和平
存心樸實挑選再四惟此人尙可放心且滌帥明春
到揚州軍威更壯定必成功也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賊此番來犯枝數必多所謂多方
誤我亟肆疲我也然總須把定霍山及天堂近舒近
霍之隘堅守不動卽十萬賊來援亦須預囑昌營及
介唐五營堅壁不出少則戰多則不戰據險以挫其
鋒如老僧入定任憑如何只索不聞不見潛山山內
已派樹人前去矣霍山之城余會亭吳幹臣均言城

垣尙不如堅壘城中積潦又無多房屋與英山地勢
同情弟意昌營旣因無餉不能遠行且自撤樊籬亦
非保楚之上策決計不撤揚州之夢且緩二年林翼
之志如詩人所謂甫田遠人也省中之議如孟子所
謂守約施博也惟必須斂入山險乃可萬全昌營一
統領五營官其治軍愛民均有可取然其哨長十長
尙喜輕進若營壘地勢不能盡善盡美必難立於不
敗之地應囑逸亭於所定選鋒營伍挑選成軍後求
其前往一看幹臣立主縮地之議會亭則言樂兒嶺
地勢可恃張令伍令則又眷眷於城守而又言非秋

熟不能有米非恃城中之溝渠不能得水均請逸亭
一行酌度妥善此一路只應堅守不動不尙戰而尙
守霍山山險不失英山是第二重更不足慮如指點
昌營駐紮得所高居臨下則禮左新仁英字均可調
入內地矣如果逸亭往看城不固而難守則俟有警
時火之不報明聞只數十間屋耳何必愛惜數十間
破屋分我三千兵力以守有水無米之破城哉公現
只八千餘人此時宜靜不宜動宜合不宜分楚軍之
內顧與多禮堂之外援均恃此軍蕭爲則謙謹斂抑
正是其勇敢樸實處弟昨日已復一函頗說苦心當

必慨然任事蕭爲則駐營可如尊議相離一二日之
程亦小統領之模樣事機總待賊來乃可決斷此時
預行思議蓋閒時千思百慮臨事乃能斷能謀也成
武臣是羅田松子關一員戰守大將英山城外十五
里卽是羅田地界俟六安固始有警再調我兵尙在
賊前此時且在英山又麻城城守擬定以湘帆堅守而
以團練守卡黃安擬以胡世英一營守城而以團練
守卡孝感擬以都將軍入城黃州擬以舒輔廷六百
游牧於下巴河之西岸其聲威可抵五千步軍其地
在黃州下三十里驛路必由之地昨準揆帥函開言

省防空虛已札調新仁英字回駐然細思霍山至省太遠太勞湘帆太守另募有五百人者二營三百八十人者二營又另擬有人可以撥爲省防如此布置內外均屬不空其隨機策應臨時再勞閣下閣下今年之精神氣象不僅高於九年并遠過於六七年然今年之勞苦必更甚於前數年矣賊竄窩情急勢迫必拚命來爭我輩亦盡此數月之精神力量心思專意於此打退援賊安慶桐城廬江三城可復而巢湖可盡爲我奪據矣此亦如忠武厚雪力爭湖口之事爭得巢湖之西南則水師入湖其安慶一帶只須千

兵可守則可奏請公統師鎮楚邊多統師勦皖北舒
廬湖北之兵力可省而民氣尙可暫紓如得仰藉成
謀成此規模弟可假歸謀葬祭之事涓春精力才幹
過人只須一奏卽準全不犯手也惟目下數月禍福
未定成敗難覩弟亦決不萌他念

復司道

徽柏垣及省局公函前一策言用鄉兵章程并捐輸
法已飭文案速行照辦惟捐輸減價而不逼人勒人
恐終無期限亦必無成數尙煩異日酌議天下人無
拘無束自私自便久矣恐未有善勸而能濟餉者矣

鄂省南岸本年最穩以滌軍渡江率朱唐寔禮萬人
隨得八月以前均扼守祁門祁門是徽甯入饒州之
總要不能踰此而西犯一步次青新募之軍五七月
可由廣信以入浙季高霞仙凱章等軍約二萬六月
七月陸續從袁州而東均是七月八月南岸之情形
北岸之最要莫如羅田之松子關與麻城之城守英
山西去十五里爲羅田界七十里爲羅田治所成鎮
大吉現在此閒卽當此任新舊共六營力亦不薄麻
城城守應預擬梁守作楫爲之新舊多寡其五營城
守尙有餘力黃州有舒公馬隊游牧亦可爲備此均

待六安固始商城告警移行遵照其大股來犯堅壁以待希公必可得力如是虛聲或是弱枝則希公仍可不動以成梁二軍可堅守以挫其鋒也其鄉守巡卡及鄉兵操演均如所議必有益於地方亦無大損於才力二策憂教匪爲亂萌應以密訪首要爲主三策言訓營果營之前鑒未遠并及於昌營訓營誤於皖南之謀不臧分兵自弱其勢人也果營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天可逃乎 聖心念蜀尙詢左卿可督辦四川軍務否必無札撤回鄂回豫章之理應由揆帥滌帥額帥另行酌委統帶湖北居天下之中甫

田遠人是爲務廣而荒也閉關謝客亦爲作繭自縛也巴蜀吳越日蹙百里古無株守而歷久不徹者宋季之襄陽元季之安慶可思也宋在臨安不救襄陽而失上游之勢然則鄂居中央豈僅保竟可以卸責可以禦侮哉總之鄉兵守卡緊要郡縣二三處官軍守城潛山霍山英山羅田麻城均以守爲先桐城以戰爲先兵事預擬如此臨機應變亦大致不外乎此惟餉事太窘且越中蜀中日警非一二年所能希冀平靖鄂餉可憂仍請專精於此隨時指示至昌營應畱尊議本是惟是滌帥均奉 天子命以與置吏

索兵餉不思其外是爲不忠不思其居亦爲負楚
零日生營伍并無中等不堪之才且早已於撤訓去
蔣之時并交多君去不一以定於一必較去冬可得
力也此中苦情尙祈亮之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五月二十日

金陵圍師潰後鎮江丹陽無錫常州江陰蘇州相繼
淪陷嘉興失守杭垣亦岌岌難支東南糜爛情形不
堪設想金陵致敗之由調度布置實亦未能盡善患
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勦之兵賊
從後路旁路橫軼侵擾分援之師既挫圍城之兵又

單賊得以乘間抵隙陷其營壘也滌帥督兩江士氣
人心爲之一振吳鵬庶有豸乎現已於月之十五日
先率霆營禮營萬餘人渡江由徽甯前進扎調湖南
張凱章一軍並請左季丈劉霞仙各募六千人繼進
徽甯後路空虛前已函請駱毓兩中丞各派勁旅萬
餘人分扼廣饒兩路以固江西門戶而紓南省邊患
又爲滌帥定計一枝出浙江造水師一枝循甯國太
平內湖等處造水師以圖金陵蘇州一枝出揚州造
水師爲大包裹之遠勢而又以三枝陸師分布沿江
兩岸未定能辦到否本月初旬楊彭水師率韋部戮

克縱陽戰績殊苦。縱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其來援必速。分股亦多。將有應接不暇之勢。奈何。承示樊城濠溝業已興工。並籌款修造礮卡。有備乃可無患。求人不如自強。尙乞督率紳董實力行之。爲企其礮式圖說。並孝感應山稟批。已於初二日抄寄台端矣。

復多都護

五月二十一日

奉惠函敬領。種切郡縣以嬰城固守爲要。以軍食米糧足備爲先。蓋慮周詳。至爲欽佩。孔明不能克陳倉。張巡不能守睢陽。一因糧足而守備早完。一因糧盡

而將士皆病故也卽去冬扼守石牌是其明驗誠爲至論尊處之兵與希公之兵目下不宜抽調內地應如尊示至移駐馬步各營均係要隘兼顧糧道石清吉營俟賊信緊急仍卽撤回惟閩下斟酌而行必能盡臻妥善弟未嘗目擊該處形勢固無從遙度也大抵賊必先圖皖南江右以解安慶之圍滌帥萬人渡江先扼祁門已得總要湖南李次青左季高之新募并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六月七月均由袁州入饒州相機迎勦賊必破走惟北岸可慮尙當竭力謀之有守局有戰局苦心籌思尙可有備惟恐州縣不

以儲糧守城爲意則無可如何耳

致督修礮堡各員紳 五月二十三日

潛山近舒近霍之山險邊隘已專懇樹人兄同朱君
蘆溪柳君銅章督率潛山各局員趕緊興修凡霍山
之山險邊隘應專懇會亭幹臣桐封督率各堡各局
趕緊興修凡英山邊隘已請秩九同選鋒營哨趕緊
興修其法以邊牆爲要以礮樓爲主不築礮臺礮樓
卽空心小礮臺也其礮樓圖式卽照從前抄寄之件
妥速遵辦其上一層則以灰包火藥包石塊鑼鼓挪
爲用中一層下一層則以擡槍鳥槍爲用並會亭營

中新造三叉架短式槍亦儘合用如可多造卽由會
亭開鑪造二百桿以便發給各礮由會亭弟稟請發
價可也守法平日十人臨警三十人積五日水米於
礮中由局紳管理此萬全之策也其程限均以接信
十日起限稟報地勢及興修起手日期看定一處卽
趕辦一處餘均陸續稟報其作礮作邊牆之物料如
石塊石灰樹木工役等項均由士民自捐其成功速
而堅實者由樹人兄會亭弟秩九兄三君子稟獎先
賚以銀繼則奏獎也守備之修所以濟兵力之窮而
士民之身家又足自衛務乞諸君子妥速辦理並諄

諭士民使曉然於有備無患之義倡率捐辦實爲至要

復蘄州李視南

五月二十四日

貴境匪徒務乞不動聲色嚴密拿辦以杜後患現已改派邗道由蘄州驛路沿途查辦矣至各關卡砌房向係唐臬司孫丞等修築頗爲完密應卽查明坍塌趕緊修補其應如示修砌座之處一併酌議妥辦以護邊牆砌式圖說抄寄並揀派勇丁長駐關卡每日十人臨警三十人認真盤查爲要夫除惡所以安良有備乃可無患均祈足下實力行之

復曾沅圃觀察

五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示當卽泐復回環展誦英詞偉論咄咄逼人
如讀陸宣公奏議一則佩甚都公淮上之行已決意
不去其始多索兵餉實欲鄂省因無兵餉代爲奏留
也都余不行於鄂省不爲無益惟淮陽財賦之區

天命所屬卻應預爲保全耳鄂省糧臺自去冬蜀
亂以來月虧十萬以外都余之行欲籌一月之餉而
亦憂憂其難詩所謂併罄罄恥也按賊回顧巢窩必
先從皖南江西上犯滌帥渡江而南先扼祁門已得
其總要次青季高之新募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

六月七月陸續從袁州而來相機迎剿賊必破走惟
北岸一帶尙嫌空虛昌營不指揚州仍須駐防霍山
以固藩籬卽大股驟至亦以堅守不動爲要羅田則
成鎮大吉現在英山萬一有警尙可抽撥救援麻城
城守擬以梁作楫所部並添募四營爲之黃州有舒
公馬隊游牧尙可爲備此均待六安商固有警卽行
照辦若大股來援堅壁以待希庵必可得力也廷臣
不知蠹臣之狀徵發之令與催促之章絡繹於道豈
復計兵事餉事之艱苦哉楚師不能再撥滌丈已代
陳

九關亦是實在情形如此又州縣守城之法

義渠擬於離城二十里地募勇千人按期操演暇時
仍令歸農有警則調集入城登陴守禦似尙可採又
霍山山險及潛山近舒近霍山險已囑樹人會亭幹
臣桐封秩九諸君督率各局各堡修築礮卡以補兵
力之窮礮卡成則禮左新仁英字等營均可調入內
地矣浙淮水師若能辦到場竈之鹽裡下河之米均
可保全卽爲異日富強之計滌丈毅然行之此天下
命根所系也

復孫樹人

五月二十四日

承示各項漸次就緒慰甚近舒近霍近桐總要可守

之處一律道邊墻設碉樓惟足下嚴切勒限妥速辦理爲要萬不可依違瞻徇自誤大計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煩俗例奮然果毅自行其保境衛民之志成功天也謀忠則人也何畏何恐何疑何忌而不一振斯民之困乎

復多都統 二十四日

用兵之道全軍爲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爲上策破援賊爲大功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無賊然後圍城又兵法十則圍之今則兵少於賊不止十倍下游數十郡皆賊也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弱者居守

而以慣戰悍賊旁軼橫擾乘我於兵力不及之處又或
四面來援腹背受敵我不能制賊之命彼即將蹈我
之瑕也此閒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五萬
人之力僅復二城而賊已於下游連陷數十郡縣鄙
意目今之局不徒以得城爲喜而以破援賊爲功老
兄智識過人敬祈隨時示復爲幸

復楊厚庵軍門

五月二十四日

奉到惠函敬領種切盡躬違和至爲系念尙希稍節
勤勞寬懷靜攝所須藥餌尊處或有未備及難購得
者弟當竭力謀之卽請開示應復事宜條列於左一

來示多禮堂意以馬隊一二千在樅陽西岸擇要扼
截逆援此著最爲周到惟東門寶塔下亟須斷以重
兵否則糧食柴薪城守賊皆可掠取一節禮堂之意
韋軍駐紮西岸與水師聯絡聲援則援賊來時較爲
穩固可以保全無慮東門再添駐勁旅盡籌所及更
屬周匝無遺惟滌帥分兵萬人渡江楚師實形單薄
新募六七千人以彌縫黃州麻城羅田之防餉力不
足兵力又遲實爲可慨現在情形桐城尙不空虛潛
山霍山英山兵力均弱而商固及羅田麻城黃安孝
感漢陽等處尤虛而無備若此時兵事盡趨懷甯則

鄂江迤北正北藩籬全撤將來援賊大股上犯必是
旁擾後路之計救九江而先從商城麻城黃安入手
解金陵之圍而先從東壩浙江入手其明證也一來
示安慶對岸礮船不能灣泊而又無陸師駐紮該逆
或於夜間偷渡喉指偽職搬運接濟一節此時城賊
米糧足支一年油鹽柴薪尙或支半年能得一枝重
兵扼截江面斷賊接濟來路賊必坐困惟弟處兵力
無可分撥反復籌思惟尊處酌量添營或是一策鄂
中之餉自去冬蜀亂本年江浙之亂萬分支絀月欠
甚鉅事到此時不能不努力爲之儘公私上下之財

力未知尙可苦撐一年以待安慶桐城廬江巢湖之
得手忠盡篤厚雅念拳拳未審均能同心同力成此
美舉否韋軍自歸麾下專以累兄亦弟心所深愧矣

復軍機蔣叔起

五月二十五日

數賜書自九年春至十年夏尊處啟異書新詩均與
南豐讀悉矣天步艱難非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東傾
西跌如扶醉漢一般封疆將帥皆循俗吏而得之因
緣顯擢貌似有爲臨患難而先自遁走者比比然矣
南豐此去得土地以養人較之七年沾沾仰鼻息於
人者情形不同慶光之間部庫有餘則握兵符可以

有爲至今日則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
自籌滌帥現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寬以期
其進步坦然而委任而責其成功自可掀擎風雲清
夷東海挈而還之 朝廷現於十五日先率弟處羅
營禮營七千人並其部下三千人共計萬餘人先行
南渡其後至張凱章左季高李次青諸公約在七月
會於補門矣下游賊情既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
并力西犯以求逞志於楚楚固所欲得而甘心也樅
陽爲安慶之吭餉援盡斷適足以怒寇而速其來然
亦不能不堅苦以自支撐也其由舒桐正路犯楚猶

易爲力其由六安商固旁路犯楚則楚之漢陽黃州
德安三府腹地空虛不獨懷桐圍師莫爲其後賊之
布遠勢而逞狡謀不待再計鄂中以十府一州之民
力養皖江水陸六七萬人之軍食積欠至百餘萬兩
而又近愆吳禍仍不能不添募萬人以彌縫其闕都
直夫將軍奉 命北防坐索馬步四千行糧五月
懷桐前軍旣無可抽撥卽置鄂蠶不問而兵力餉力
亦均無以應直夫之請而壯其行色且直夫足病不
良於行已據情人 告未知 廷議何如甫田遠
人餅罄蠶恥其鄂人之謂乎春閒援蜀之蕭濬川六

千人甫抵成都因病身故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春
初派援浙江之蕭輔臣六千餘人因浙江倖勝飭令
中道折回又復十牛九牧零星抽撥竟失良將所部
尙在湖州恐成散局此則人事之未盡善也鄂省餉
原西望巴蜀東視吳越今若此頂踵之患無時或釋
楚其盱食憂患方從此始耳

復余會亭

五月二十六日

天堂之防觀音之卡仍應設礮外不足恃則內地尙
有一層可恃現已札飭何令英紳同張參將前往督
修矣老阿湖新舖溝二處均應各設二三礮或品字

形心字形梅花形聲勢乃壯其蕭家坑及鍾鼓樓下
之山中大坳三處恐一礮尙少不足以資捍禦亦應
各設二礮三礮此數處已扎飭霍令霍紳張參將前
往督修應請足下親往指點要隘一併督修尅期一
月歲事爲企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姑待何處更
懷苟安凡可以庇人民利社稷者皆當毅然行之萬
不可依違因循自誤大計諸礮卽日興工卽日派人
防守保竟衛民至切至要其大尖門觀音坎二處俟
足下另函飛示再行批覆至據險備剿之法承示當
駐重於土地嶺及分駐左右兩峯礮防穩固貴營並

可抽調因地制宜滿盤棋子皆成活著其樂兒嶺管
家渡外一層邊防應再添設碉卡以壯兵威而節兵
力亦請速卽籌復總之山險設碉是堅壁法山外平
原設堡是清野法及是時行之如救焚拯溺萬不可
再遲矣

復唐義渠廉訪

五月二十六日

奉惠函敬悉奉到

硃批暫緩展

覲蓋

天念楚北不欲使我公一日離也慰甚潛山霍山爲
懷桐後路鄂省屏蔽若賊分股內犯不獨懷桐之師
芒刺在背卽蘄黃邊界亦必喫緊介唐所練兆寧王

營第已飭其紮入山內據險扼守并請孫樹人前往督修礮卡矣然潛山團練非介唐速來難期得力霍山形勢非苦畱昌營不可第已奏調介唐招募來皖應請尊處加函催之囑其於七月初旬必須趕到并請函催蔣榮連先行招募六月前來爲要官捐已得八萬可供八日之糧惟商紳尙難其人卽請老兄與渭春丹初妥議速籌如今歲能另籌百萬之餉以資接濟則鄂省糧臺尙可支撐耳揆帥欲兄募千人爲省防亦是要著如調新仁英字而不另募則亦不必再議如定計再募千人則斷不可再用時雍爲營官

胡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此人不宜於戰也

復左季高京卿

得書稍慰盼念霖哥痊癒庶臥龍不復舐犢得以掀
拳風雲慰江東士大夫之望耳來書布置思議有攬
轡安閒之致公自募三四千人必不可少凱章一軍
可自取之來書言物色營官總哨云云營官是五哨
官之總不宜更立總哨是爲狐裘蒙茸軍政成於一
敗於二三必不可頭上安頭又須切戒大旗名目大
旗多以猛進爲能而管下并無一人其猛進則趙穿
之先出也其手下無一人則如木之有幹無枝網之

有淵無目也牽率大隊進退失機又能使一營之槍
礮不能施放此最誤事丈之所長在遠謀大畧一旅
之政不足談然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意
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只須專意營官一人
耳楚軍營制奉上一二本據目前之湘鄂情形舍此亦
不能再立章程可起孫吳而復覓也林翼精力日頽
然猶可支撐以待公與滌帥之成功必無推諉之念
十六人奏中有奇士惜未簡用丈處表揚卻不過百
萬之一且有愧詞於丈以姻親故也昨日已咨行矣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馬隊駐下巴河一事實可壯聲威
而資養息請告之舒六兄只宜分紮下巴河之兩岸
卽黃州下三十里之驛路其地三面阻水水草豐足
馬隊所在未免稍傷百姓雜糧生計弟等當彌補之
似不必分紮三四處爲宜逸亭開招甚慰鄙意天下
何處是樂土何人是樂境惟是盡力兵事不分心不
萌妄念盡其心與力之所能至者而已省城本空亂
民四起或調幹臣千人在青山或請義渠募千人均
候公酌惟下游多部之四營弟不便食言竊念與昌
營均已奏畱則山中不致空虛鄂氣尙盛餉竭三層

只要上下齊心去無用以歸有用一力苦撐猶可爲也

致司道糧台諸公

城守稿已擬定六日而尙未畫行蓋有利有弊謹直言之并附應商各事仍望衡酌指正迅卽示復一弊在所指派州縣太多我輩之精力不能周到則名存而實不至地方之財力不能充盈則竭於鄉兵而妨於官餉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腎緊要之處尺寸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爲備必致處處無備查羅田無城惟松子關爲

最要麻城城守尙易此二處已擬定成梁防之用官
兵爲防勦較爲得力黃州下巴河已有舒馬隊六百
一望成羣聲威尙盛至於蘄水廣濟則無城可守更
不待言現飭羅田蘄州蘄水麻城黃安各縣有碉卡
之處勒令十人看守以此事派令州縣專備巡邏稽
查耳尙不爲勞民傷財其戰守之事仍責之我輩何
如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敢一概株倒然必視官
爲轉移大抵有才者其品志不可信可信者其才畧
無可取其閉戶歸潔不願與聞公事也如羅田蘄水
兩縣去秋以來經黃州府設局捐穀該局卽取鄉人

之懦者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卽可免捐而局紳徵歌選妓响响自樂自私應請函札周立庵察之做之以此類推則此事利未及而害先至請酌定責成之法補救之方因此而視城守爲輕事則又失當矣一蘄黃之邊是第二層門戶已注意於潛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處險處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較易爲謀已飭將英山捐輸之已繳入轉運局者借撥限一月成功另行勸捐繳還足爲第一層門戶一籌餉之精卽令如桑羊劉晏韓滉總不如裁兵節流之爲利甚大也卽如此次自院司道府州縣官捐入萬

只能敷軍餉七八日之糧司農亦不過且破七八日
之愁顏耳添勇一營五百人歲計必三萬五千兩是
官捐一次不過養一千人一年之糧耳湖北兵力之
多至去秋而三倍於七八年至今年又多於去年占
地太廣一也懲吳亡而賊必專力於楚預爲之備二
也有萬人臨城不得不以萬人置空處以備援三也
志在得安慶桐城廬江無爲以通巢湖得水利爲保
障卽可將陸兵顛滅一二萬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
江湖口則下游之賊須從撫州繞南昌之後故武昌
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勞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

罪在林翼一人舍餉不謀而日請益師至糧臺萬難
支撐蓋林翼因近二年賊多且狡每次倍於七八年
過慮所積不能不先增兵未覩兵利先虞餉害五也
至近來各營伍均選擇至慎勇額不致有虛臨陣不
致怯畏當可自信惟兵太多餉太重不能不請省局
專精籌畫苦撙一年或一年半當可有益公酌之一
釐金加二文鹽課賣買各加一文請以剴切之詞作
曉諭卽行定計約計亦不過一年籌得二十餘日之
餉耳然亦屬難得之事卽速定計決行一各縣勸捐
請一并交司庫由司移交糧臺尙爲核實如準州縣

支銷弊不可言請速卽繕示繕札通行以上各事請
丹初渭春伯符義渠香雪速卽公議決行至司道存
款此時出納不容不慎愚意凡不關軍餉者均可停
止日昨司詳停止蔭襲一節俟軍務完竣之稿是也
至南米折存歷年減價有餘應請義渠核實安存鉅
賊來援軍餉緊急始可由糧臺函商林翼再行支應
蓋非其時不可也此外如何籌備之處祈隨時示及
并將此函呈揆帥酌定

致羅澹村家族

賁邑山水清奇人心醅古鄉存廉讓之風士敦雍睦

之義林翼耳聞目睹敬慕不衰久矣澹村中丞清正
思烈曠代偉人其持身涉世至誠相感絕無世故周
旋且服官二十餘年僅止草屋十餘間薄田數十畝
蓋百餘年來疆吏所僅見者也林翼與澹公同舟至
好愛莫能助惟念少邨病骨支撐閱歷尙淺擗搗一
切正未易易閣下惠顧宗盟關垂自切尙乞代爲照
料俾諸孤有所成就行見廬江不作陸氏之綱紀如
新僕射不亡謝庭之本支自篤古誼可接企慕維殷
復嚴渭春方伯

奉手教意義精深座有超凡絕俗之佳客陳太史作

梅見之大悅謂遊遍天下惟鄂中吏治得六分弟思
之不過三四分耳俗吏無清剛之氣無遠大之志除
卻幕友家丁書差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
一步不能行是可憂也託此輩以人民民何由治以
家丁書差爲腹心手足卽國策所謂亡國之人與役
處也危矣哉丹初見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輔翼
一年翩然翔翔可爲一代人物順則于清端陳恪勤
也變則孫高陽盧宜興也弟與兄明多於誠弟痛自
澣滌痛自收斂十年以來悔罪竭誠而精力疲傲德
未成而力先瘁然此志則無可自弛之自公之精神

聰明欲爲一代偉人較弟之質地更高才氣亦十倍於不肯近人不能望其肩背公須引道德之儒尊養座中以作吾師則道德之氣涵濡深粹所謂與師處與友處之義也

致會觀察

奉手教并探報尊意賊如速來且不合圍厚雪希三公之議果與公合否大約安慶不得則水師不能進剿兩岸之軍勢因而牽綴不前此二庵一琴之苦心也賊勢必先趨甯國徽州然不能越祁門一步凱章已起行季公又續進次青則三千人已成軍矣南岸

無憂可以理斷北防必緊然不能以緊急單薄而不
著警策之筆且湖北荆宜一帶水災大於道光二十
二二十八九年倘安慶廬江早復鄂兵可裁而餉
可減則亦保鄂之一法也廣蘄所得土匪已預通安
慶張逆而狡啟戎心荊州澧州亂民相約八屬共起
以先搶安鄉澧州釐金爲起事張本幸唐蔭雲沈幾
密斷殲厥渠魁功德甚大嘗膽臥薪其楚人今日之
狀乎

復嚴方伯

奉手教欲急舉蔭雲此深有合於李文靖四方兼舉

盜賊必取以上聞之義僅視爲旌功之意猶淺也視
爲要好升求之意更陋矣應如所示速辦一各路水
災情形大致是李文靖之意蔭雲銷患未萌請同香
雪兄擬一稿或專舉蔭雲一員其餘應請擇尤保奏
乃合體制又廣濟蘄永所獲之何致兒實屬倡亂應
賊且有安慶僞文爲証亦可附入一摺方令大湜李
牧瑜非欲邀獎之人恐不可沒其謹慎之苦心耳

復郭意城孝廉

營中注意驍果是正辦然當以誠篤廉謹之士如石
泉諸公者爲營務處及各營幫辦及初募之時猶可

補救於無形否則必歸於田輿怨之流終不能成大
功統將公費月七百金長夫三百名尙不能稍餘一
錢然必須有此乃不窘手又季公不顧其家應請額
門前輩札飭鹽茶局司道每年籌三百六十金以贍
其私此亦菲薄之至鄂中營官之有家在鄂省者均
不止此若季公非有廉可領者也都多舒李鮑余月
費均大有過千金者不窘其手卽是不掣其肘能恤
其私乃能專精於公公意云何

復嚴方伯

督署奉

廷旨飭鄂按月濟浙浙中有甯紹省富

甲天下江南滌佚之兵盡歸浙江糧臺虛糜之烟鬼亦并歸浙江而欲以貧楚供富越弟卽因此獲咎亦不辭也此 旨尙未見揆帥咨到如必以洋葯二萬濟之則請錄督署所奉 廷旨痛切敘明一二如尊示辦理左之威望萬難保蜀賊亦決非四千人所能抵禦復奏請揆帥酌定決行已寄稿矣蔣生力主淮鹽之議鹽我所欲也蔣生言豫中認兵餉一節近日之事自食其力以謀人嘔盡心血吸盡民膏以謀人而人尙疑之阻之况望其代食乎爲不諧矣仍以尊見香雪之見爲是